

安徽省文学学会 编

安徽文学

论文集

第四辑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的文学姿态

对反映农村的文学创作的一种观察与反思

纠缠于新的审美原则的合法性

从《天云山传奇》到《梨花似雪》

从海子生命历程看其抒情短诗中“麦地”的象征意义

先秦至六朝时期的安徽文学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文学学会 编

安

徽文学论文集

第四辑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文学论文集·第四辑/安徽省文学学会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1093-831-0

I. 安… II. 安… III. 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2597 号

安徽文学论文集·第四辑

安徽省文学学会 主编

责任编辑 方丹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张	11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数	283 千字
网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press@ hfutpress. com. 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831-0

定价: 2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的文学姿态…………… 唐先田 / 1
- “真正写生活本身”
-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新写实小说回叙
- …………… 余昌谷 / 12
- 《讲话》的命运与当下文学创作 …………… 张器友 / 41
- 对反映农村的文学创作的一种观察与反思 …………… 李正西 / 49
- 我省发展乡村旅游农业的思考 …………… 岳毅平 / 60
- 纠缠于新的审美原则的合法性 …………… 杨四平 / 73
- 政治文化与民间文化形态的统一
- 重评陈登科的《风雷》 …………… 张 璇 谢昭新 / 87
- 出游与回归：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寓言
- 论苏雪林的早期创作 …………… 方维保 / 99
- 从《天云山传奇》到《梨花似雪》
- 论鲁彦周小说的人道主义思想…………… 胡功胜 / 110
- 从海子生命历程看其抒情短诗中“麦地”的象征意象
- …………… 周挺启 / 124
- 完颜亮诗词命运的启示
- 兼谈因人废文现象…………… 胡传志 / 131

许敬宗文系年考·····	陈冠明	孙慷婷 / 142
桐城派马其昶《抱润轩文集》点校前言·····	孙维城	/ 174
潘岳人品论·····	潘啸龙	朱 瑛 / 194
唐代挽歌诗的非实用性考察·····	陈光锐	/ 212
元明戏曲中的土地神略考·····	王 政	/ 225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解读 ·····	李 平	金玉生 / 240
感交与绝交		
——从《诗经·小雅·谷风》到《广绝交论》 ·····	刘良政	/ 250
杜甫咏农诗刍议·····	黄小妹	/ 261
杜荀鹤诗的“悲”情探微·····	王培侠	/ 276
明刊戏曲散出《周庄子叹骷髅》新探·····	王 夔	/ 282
《孔雀东南飞》历史演变与升华·····	官为菊	/ 294
繁霜洗秋月，老树发奇花		
——沈轶刘先生的词论和诗词创作·····	刘梦芙	/ 302
先秦至六朝时期的安徽文学·····	陈友冰	/ 325
后记·····		/ 343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的文学姿态

唐先田

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主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的第七部分，完整而突出地强调了发展繁荣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记住和理解报告这方面的内容，可以用“一、二、三、四、五”来作一梳理和归纳：一是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即“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二是提出“两个更加”，即“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三是提出“三个越来越”，即“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四是提出“四项重要任务”，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五是提出“五条具体要求”，即“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使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其中，一个响亮口号的提出，即“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非常引人注目也非同寻常，我们知道，“新高潮”这三个字，在那些狂热的年代，几乎天天出现在当时的报刊广播上，也天天挂在人们的嘴边，被用腻了用烂了，又没有给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带来任何实质的意义，

人们饱受的是物质贫乏和精神贫乏、高压、禁锢的煎熬，“新高潮”这三个字的空洞与虚假，使人们感到厌烦和丑恶，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的鄙弃。所以，新时期以来，在我们的文本里和口头上，“新高潮”这三个字很自然地消失了，消失了几十年，这是我们对那个狂热的年代的反省与自觉。十七大重提“新高潮”，而且是在文化发展与繁荣方面，这使我们眼前一亮，使我们感到这是党中央在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使我们感到，一个文化发展繁荣新时期的真正到来，使我们感到兴奋与激动，还使我们感到温馨与亲切。我们深知，“新高潮”的重提，与过去的那种痛苦的空洞与虚假，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是在我国经济快速稳健增长、社会稳步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奔向小康的宏伟目标下提出的，它必将为中华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与康乐，使我们的精神家园无比美妙丰富。那么，作为文学，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应有什么样的姿态呢？在学习十七大文件、领会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我想到了文学至少应有以下三种姿态。

一、应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姿态：更加自觉、 更加主动地承担时代责任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描画了我国小康社会的动人美景，他说：“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这个美好的前景就在不远的将来，非常令人振奋、鼓舞。然而我们也深知，要使

美好的前景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需要经过不懈的努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拼搏奋斗，就是全社会的时代责任，也是文学的时代责任，文学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自觉、主动地承担起这个时代责任。

如何来承担起时代责任呢？可以从多方面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根本的一条是，文学应当努力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我们扬帆远航，胜利到达彼岸的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德国工人阶级的杰出领袖奥古斯特·培培尔在19世纪末曾说过：“目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种种丑恶现象，目睹宗教唯灵论和金钱拜物教对群众的腐蚀，我们痛心疾首。我们是多么渴望有朝一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地、全面地、系统地实现我们的思想道德信念和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写在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旗帜上，并明确地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为基础，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个重要方面的社会主义文学，用自己特有的形式和特有的社会功能，去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责无旁贷。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然要引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话题。由于吃够了极左思潮意识形态的苦头，一些作家、文艺家对带有极左性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十分厌烦、敌对，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并由此而导致讳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甚至否认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这种心理情绪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必须指出，文学艺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摆脱不掉的，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过：“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接着又果断地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

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255页）。文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同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是一种鱼水关系，无法回避，更无法摆脱。试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前进的哪一个方面，不是和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呢？即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内容也是饱含着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艺术要反映生活，自然无法回避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政治与意识形态。不承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认为文学没有功利，只是纯审美，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是外加给文学的，还有的认为文学是个人行为，不应承担社会责任，拒绝为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在创作上则“非英雄”、“非理想”、“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削平价值”、“游戏人生”、“回归自然”，描写历史则任意地戏说，对经典作品的改编则无端地颠覆，这些，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文艺家所应有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正确认识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深刻体验人民前进的准确信号，敏锐发现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自觉响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之中，把文艺的生动创造寓于时代进步的运动之中，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升起更加昂扬的理想风帆，描绘更加美好的生活蓝图，激励更加坚定的奋进信心，满腔热情地讴歌时代主旋律，努力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功立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牢记并深刻反省十年“文革”的痛苦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亲民、和谐，已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作家、文艺家们应当记住胡锦涛同志的论述，在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中，要把时代责任放在首位，要把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放在首位，要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

二、应有一个奋力攀登的姿态：更加主动更加自觉进行艺术探索与艺术创新

努力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今后文学创作的责任与前提，也是作家、文艺家学术良知的体现。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只是一个基本面，要使文学有效地深刻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还得作家、艺术家们付出艰辛的劳动，那就是要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进行艺术探索与艺术创新，没有艺术含量的文学作品是不能打动人的。

创新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要作家、文艺家付出其毕生精力毕生心血的。如何才能创新呢？首先是要潜下心来，真正地视文学为生命，视小说、诗歌、散文为生命。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努力，整个社会面貌一新，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体会。但也不可否认，商品经济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等等，搅得人心浮躁，对作家、文艺家也或多或少地形成了某种诱惑，有时诱惑的力度还不小，于是，商业性写作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对真正的文学，是极大的伤害，这种现象如不彻底克服，就谈不上潜下心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创新，所谓出精品，就只能是泡影。试想，迎合富人的钱袋，迎合百无聊赖的有闲人群的口味，能创作出精品吗？当然不可能。“语不惊人死不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是一种什么境界？是一种完全将个人的功利置于脑后的境界，是一种彻底潜心的境界，有了这种境界，才能出惊人之作。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进行写作的呢？“举家食粥酒常赊”，十分贫穷，十分困顿，然而曹雪芹既不趋利，也不趋名，他只是潜心于他的文学追求，将他的血

液他的灵魂与文学融为一体，终于完成了他的巅峰之作。他虽然没有经历和享受到《红楼梦》这部巨著给他带来的荣耀，但他赢得了中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永恒的尊敬。他除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红楼梦》外，还给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红楼梦精神”，那就是一个伟大作家的独立杰出的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仿效的潜心创作的典范。近年间，我国整个文学创作处于一个繁荣兴旺的势头，各类文学期刊也争芳斗艳，仅长篇小说每年就出版 800 余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更是难以统计，其中虽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真正具有震撼力的，在读者中造成深远影响的，则为数不多，能称得上有创新意义的精品则更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趋利之作、复制之作，还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读者们不能不从是否保持文学独立品格的角度，去向作家、文艺家发出追问，不得不从是否潜心艺术的角度，去向作家、文艺家发出追问。因此，在十七大精神鼓舞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党中央发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号召的新形势下，有必要调整一下浮躁的心态，平静一下自己的学术、艺术良知，莫听钱袋的诱惑指使，潜下心来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去探索，去寻找艺术创新之路。

其次，是要善于兼收并蓄。文学创作是人类极富魅力的活动，鲁迅先生说，诗歌源于劳动，小说源于休息，可以说文学和人类是与生俱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文学创作也不断进步，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我们现在所说的探索与创新，也就是在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探索与创新，既要学习我们的老祖宗的经验，也要学习外国人的经验，学习前人，突破前人，只有兼收并蓄，才能丰富我们自己，求得借鉴，融会贯通，然后发展我们自己、提高我们自己。当然学习不是照搬照套，必须剔去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由于科技的发达，世界变得很小，为我们学习和吸收外国的经验，包括文学经验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这是极好的事。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有鉴别有比较，盲目崇拜并不可取。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界曾刮过一阵媚外风，在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和分析西方作家的那些创作方法的情况下，就盲目地照搬过来，什么这样幽默、那样先锋，还有魔幻、朦胧等等，使文坛出现过一阵迷茫，使读者出现过一阵迷茫，文坛不知所措，许多作品读者读不懂。但刮过一阵风之后，又慢慢地归于平静，作家们意识到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自动地转型了，转向了写好看易懂的作品，寻找一种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转型是学习、鉴别之后的转型，也是一种提高，非常可喜。经典作家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文学创作中，保持中华民族的风格和它的独立性，并不断地发扬光大，至关重要，这是中华文脉延绵不断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比如中国的古典格律诗词，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外国的诗人是照搬不过去的，也没有必要照搬过去，但他们可以从那些美妙的音律中品评并吸收其中的美妙意蕴，达到丰富自己创作的目的。中国的国画，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西方的画家也照搬不过去，但写意的笔法精神，他们是可以吸取的，这对于丰富他们的绘画也有帮助。至于朦胧、魔幻等等创作方法，中国的老祖宗一千多年前几千年前就运用自如了，运用这些手法创作的作品中，不乏精美之作，我们可以学习领略并发扬光大。对于外国用家的好经验，我们要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悉心体会，为我所用，如能将古今中外优秀的艺术精华化于一炉、融为一体，就必然会达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在学习过程中，发扬艺术民主，展开艺术、学术争鸣，也十分重要，各种意见在碰撞中互相启发、促进提高，非常有益处。艺术的问题、学术问题，不能领导说了算，也不能轻易地一家定尊，必须集思广益。可能有人以邓小平同志说过“不争论”为由，来抵制艺术、学术争鸣，这是不成立的。邓小平同志讲的“不争论”，是指在“姓社”和“姓资”这个问题上“不争论”，并没有讲过艺术、学术

领域不争鸣，在艺术、学术问题上，他是积极倡导“双百”方针的。

第三，要勤于实践。熟能生巧，不光是对工匠有指导意义，对作家、文艺家的艺术创作、艺术探索也有指导意义。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鼎盛时期，唐代诗歌成就辉煌，唐代散文、传奇也光照史册。就诗歌而言，有两千多位诗人，据统计唐诗总共有10万多首，《全唐诗》收录不到5万首，但能够流传的，也就是能称得上精品的，只有几百首，即我们所常讲的“唐诗300首”。唐诗的壮丽风貌，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多写，在多写勤写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实践出真知，写得多了，熟练了，艺术水平就会提高，以勤奋求颖悟，精品可能就在其中。当然，文学史也有这样的现象，即一些大作家的处女作常常是精品，而他此后的作品，往往超不过他的处女作。但这种现象毕竟是个别的，就大多数作家而言，还是越写越精的，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文学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精神劳动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作家、文艺家引起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正确对待自己的创作。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经过了自己的思考和劳动之后的结晶，常常认为是好的，但文学作品有它广泛的社会性，必须经过社会的检验，一两人说好并不代表它真的好，找人在报刊上写一两篇推荐文章，也不代表它真的好，须得有广大读者的认同。因此，写好之后，可以按照鲁迅先生说的，不要匆忙发表，先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做些修改，如此两三遍，肯定有新的提高，《红楼梦》不就是经过了五次增删嘛！还可以学一学唐代白居易请老姬解诗的做法，带上你的稿子在读者中征求意见，还可以开一些小型研讨会，听听各方面读者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将这些意见集中起来，择善而从之，充实到你的作品里去，也一定有新的补益。所谓寻章摘句，所谓如琢如磨，下了精加工的功夫，精品才能打造出来。

三、应有一个锲而不舍的姿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深入生活深入实际

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是社会生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颠扑不破的文学与艺术的真理，没有生活或生活贫瘠、生活单调，文学艺术将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是苍白的，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是作家、文艺家们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胡锦涛总书记说：“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文艺家，都必须遵照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去做，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

要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以锲而不舍的姿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深入生活、深入实际。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文学的终极关怀也是以人为本，关注人民命运，赞颂人民奋斗，激励人民前进，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当代作家、文艺家的责任。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人民的实践，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民的命运，也蕴含在伟大的社会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实际之中，不深入其中，不了解他们，不熟悉他们，就无法表达他们描写他们。比如农民，他们始终占有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状况整体改善幸福了，他们的命运整体改观祥泰了，整个中国社会就走上了一个更新更美好的平台。作家、文艺家们，有责任去描写表现农民这个群体，他们仍在社会底层，他们仍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挣扎奋斗，要充分肯定他们的丰功伟绩，是他们用智慧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为全中国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和肉类、禽类、蛋类、水果、水产、蔬菜等副食品。须知中国农民是在可耕地面积、水资源大大低于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情况下，为我们做出这么巨大贡献的，我们的文学，难道

可以不去歌颂他们、关心他们、同情他们吗？我们应当倾听他们的诉求，为他们呼吁，为他们伸张正义，为他们求得社会公平。现在有许多农民抛别妻儿父母，在城市打工，游走漂泊于城市，又被城市所边缘化，难道他们是永远的打工族吗？新农村建设的旗帜能将他召回农村吗？回到农村后他们又能否赶上现代化的时代脚步呢？他们自己在思考、在求索、在奋斗，作家、文艺家们，也有责任通过自己的作品，为他们思考、求索、奋斗，为广大农民的小康幸福未来而效力，农民这个群体需要文学的描述、关心和激励，其他一些人群同样需要文学的描述、关心和激励，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必须深入到他们中间去，这一步走得坚实了，生活积累丰厚了，创作的本钱就大，出好作品、出精品的几率就高。

要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就必须以锲而不舍的姿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现在全世界高科技竞争十分激烈，我们正处在网络时代、纳米时代、走向太空的时代，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飞速发展，知识在不断地更新，坐在书斋里，对外面的精彩世界将会十分陌生，不但不能把握科技进步对人类的意义，也缺乏去描绘这个时代的新鲜活力和新鲜语言。“两弹元勋”和他们那个群体的卓杰贡献、三峡大坝建设者们的巨大功绩、神舟飞船、嫦娥一号，还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李振声的小麦、王选的激光照排等等，重大事件举不胜举，英雄人物数不尽的风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佳绩新的故事，到实际中去，到生活中去，你的生花妙笔便会有用武之地，你的笔下就会有灿烂的篇章。老是去戏说、翻炒那些陈旧的故事，固然也可博一笑，但和描绘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比较起来，要逊色多了，城市小资们的那些恩怨缠绵、刺激怪异，那些小姿态、小情调，虽然也可以去描写去表达，但沉溺于其间，就没有什么大意思了。走进大时代、新时代，笔墨淋漓地大笔书写记录时代的风云，应是作家、文艺家们的首选。

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必须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要沉下去，要和普通人群交朋友，让他们向你说知心话，浮光掠影不行，浅尝辄止也不行，要视为自己的一门功课，不能满足于及格，要拿高分；不能满足于采风，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有许多作家在农村、工厂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常常卷着铺盖在自己的基地生活好多年，有的还在基地挂职。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卓有成效的，时隔几十年，在他们的作品里，还看到了当年生活基地的生活素材对他们创作的影响。当然，深入生活，建立生活基地，是有一些困难，是要吃些苦头的，但没有这个磨练的功夫，文学创作要取得质的突破，是很难的。现在，作家、文艺家们的生活自由度较大，没有什么机制硬性规定你去深入生活，更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作家、艺术家们自觉、主动地到生活中，订好计划，做好规划，在广阔天地里去驰骋，现实生活是会热情欢迎你、拥抱你的，你也会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

十七大精神令人振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高潮就在眼前，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一定会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展现出更加炫人眼目的风采。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真正写生活本身”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新写实小说回叙

余昌谷

在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途中，先锋小说无疑是特征鲜明的文学思潮，无论在小说观念的拓展、小说叙事方式的更新上，还是在小说语言的实验和小说风格的多样化方面，它都显示了其先锋的姿态与创作的实绩。然而，它的不足也与其特色共生，也一样引人注目。它的重艺术形式，轻现实内容；重作者个人，轻读者大众；重横向借鉴，轻纵向继承，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接受者的普遍的拒绝。当代小说不得不自我调整以获取生存空间。于是，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晚生代小说应运而生。其中，产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的新写实小说是在先锋小说遇到读者狙击时异军突起的一种小说现象，它与先锋小说的区别在于复活了生活现场，扬弃了先锋小说的陌生化效果。

1988 年前后，关于“新写实”的说法已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但由于过去“现实主义”文学的思维定势，文学界对它的称谓有多种，如“后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这一年的 10 月，南京《钟山》杂志与《文学评论》在江苏无锡联合主办“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座谈会，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开始走向深入。《钟山》编辑部极力推广“新写实小说”概念和这种小说思潮，并于 1989 年第 3 期设立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他们在“卷首语”中明确指出：“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